

先生道與日光明

劉醒吾

「凡是能說真話的文字，一定是好文章。」這是今年四月底趙故校長龍文先生審閱了我在外三卷六期所發表「追念胡宗南先生」拙文原稿時所加的評語，誰會想到，就在相距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，便因心臟病突發辭世，成了最後一次也是最後一句，對我這個「少不更事，長不成材」的學生，永銘難忘的遺誨。

世變日亟，國難未已。以趙先生對於國事的敬忠盡瘁，以及平居研理之深，治學之勤，可惜天不假年，否則他不僅在反攻復國的事功上，將有更多貢獻，即在闡揚中國文化學術思想方面，亦必有更大成就。

我是浙江警官學校的學生，民國二十二年投考入校，第一位見到主持口試的，便是校長趙先生本人。當時印象最深的，是趙先生年事正盛，臉色紅潤豐腴，却不會留髮，儀態極度凝重，目光炯炯有神，發問時語調緩慢而清晰有力，聽話尤為仔細，予人以峻刻嚴肅之感。及後，他又兼任浙江省會警察局長，我在警校受業期間，趙先生無論工作怎麼忙，對於學校每一次的集會活動

，他都必定親來參加，時常和同學們親切和藹地個別閒談，所以他對於每一班系同學的身世和個性，都有相當的認識；而同學們對於這位校長，也都有「一望之也嚴，接之也溫」的感覺。

是一個初夏的凌晨，一位情報行動班名叫周石安的同學，不幸在錢塘江邊練習爆破行動技術，失手自炸殞命，趙先生親來主持追悼會，發表演說，說到傷心的地方，竟情不自禁地當場涕淚縱橫，充份表露了師生之間的真摯感情。

民國廿八年九月，我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負責人戴雨農先生由重慶出發東南，視導業務。旋奉戴先生手令，要我留駐浙東工作，在金華北山風景區，籌辦了一個電信人員訓練機構，專事遴選收容由京滬杭一帶東南淪陷地區向後方流亡的青年學生，加以謀報通訊訓練，再派到敵後去工作。此時，趙先生正在擔任浙東地區游擊司令，兼行政督察專員。打游擊，非靠情報不行；因此，我和趙先生便在工作上發生了密切的聯繫。他會應我的請求，輕車簡從，到北山訓練機構來巡視指導，並作精神講話，講的是戰國時曹沫

不死三敗之辱的故事，結論是勸勉青年們既然參加了抗日戰鬪行列，必須發揮智、仁、勇的高度革命精神，建立特殊的功業，以效忠領袖效忠國家。趙先生穿的是一身灰棉布軍服，紫小皮帶和綁腿，精神旺盛如昔，在夾爽中具書卷氣，一種儒將的蘊藉氣度，于眉宇間自然見之。

有一天，他帶着一家人——趙夫人和法郎、克郎幾位世弟妹，邀我夫婦在金華的天香樓吃醋溜魚、搶蝦、生蚶，連盡紹興酒三四斤，我才發現趙先生的酒量既好，酒興尤豪。此後在不止一次的晉接中，時常聽到他暢談帶兵之道，他說：「帶兵最重要的是帶心，從前岳武穆何以會做到『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』，這就是帶心的成功」。他又說：「訓練重在造就幹部，幹部可以決定一切，而幹部的要件，則在智慧、才能、毅力、品格的綜合發揮」。在提到他的游擊策略時，他每會豪氣干雲地說：「我將會和日本人打幾個勝仗，給大家看看」。

趙先生的游擊部隊，在民國廿八年底和廿九年春初之間，確實在錢塘江邊，蕭山紹興地區和

日軍作戰大勝數次，但短時期後，趙先生忽以應谷紀常（正倫）先生之邀遠去甘肅，擔任省府工作。我正預備為他祖餞，由於他離開金華非常急迫，連到送行的機會都沒有。從此天各一方，音問不通，只是偶然在報紙上約略知道一點趙先生的行踪動態而已。

當三十八年大陸全面轉進，我們撤退來臺時，趙先生還留在大陸，勤助胡宗南先生轉戰於西南邊區，此事在趙先生所撰「懷胡宗南先生」一文中自敘甚詳（載中外雜誌創刊號），最後西昌撤守趙先生也來到了臺灣，初到時他是在南部工作，所以彼此很少有見面的機會，直到他回臺北，擔任中央警官學校校長，發表孔孟學說的學術演講時，才使我多所承教，這些講述資料，後來即出版為「四書今釋」，列為中央警官學校叢書。這是一個在學術上極端艱鉅，很難討好的工作，但在趙先生做來，却是非常有系統有條理，而且汲古證今，深入淺出，發前人之所未發，每一單行本，均蒙惠寄一冊，並親筆題詞。就在這時候，趙先生一度因患膽囊結石，經過醫生開刀治療，健康大減，形容突見憔悴驟然之間彷彿蒼老了十年。同學們碰到談起時，都深為隱憂。趙先生本人似乎從來不會對此有所顧慮，他依然一貫地治事窮經，孜孜不息。與朋友們或者學生們談起學問方面的事，最是旁證博引，條分縷析，意興盎然。一次有位同學問趙先生，「論語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講完」？又有人要趙先生講解易經，趙先生的回答是：「我和各位共同研讀論語，各位應注意的不是論語何時能讀得完，而是今天讀的是什麼」。趙先生又說：「易經我了解得很

少，不足以與各位共同研究，我並不通五經白話，不敢妄得「五經博士」的頭銜。不過，五經皆不外是講做人的道理，做人的道理不在聽得多，而在做得多」。

五十五年趙先生以中將限齡退役，家居時間較多，偶然也喜歡下幾盤棋，喝一點酒，或者寫一點文章。在表面上看，趙先生的生活態度，有點近乎「綸綸歸于平淡」，但從實質上去研究他的立身大本，是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」，確實做到「文武之道，未墜于地，在人，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」！

趙先生患心臟病，好像還是兩年前的事，以趙先生的身份地位和各方關係，應該任何事都可以交付我們這些學生弟子們去辦，但趙先生從不如此做，臺灣軍管區司令部成立四年，趙先生會來過訪兩次，都使我深為欽佩！一次是洽詢中將退伍的有關手續，一次是辦理出境赴美申請的事。軍管區辦公地點是在最上層樓，趙先生兩次來，都策杖而行，顯得有點龍鍾，可能是健康不佳所致。

去年秋天，趙先生去美不久，即因心臟病復發住院，情形非常嚴重，趙夫人由臺北親去照顧，總算化險為夷，不久，便和趙夫人一同返國。今年四月底的一個下午，我在辦公室忽然接到電話：

「醒吾兄！有空嗎？我希望能來和你談談。」

一聽便知道是趙先生的聲音。

「校長有什麼吩咐？我立刻就來，不敢勞校長的駕」。我恭敬地回答。

「好的。那麼我在家裏候你」。趙先生說。「不過，我太太因為在美國招呼我一場大病，太辛苦了，此刻正在病着，如她不能招待你」。趙先生的補充更使我不安。

「校長怒別客氣，我將帶着內人一起來看望師母。再見！」我在回答後，就回家接了我的太太一同去了趙公館。

在趙公館我們差不多耽擱了一個半小時，我的太太去樓上和趙夫人聊天，我在樓下和趙先生漫談，那天我們談話的範圍極廣，從他親在美國的社會見聞，到個人亂世的宗教信仰，無所不談。最後他告訴我近來正為他太太預備手抄金剛經一百部，以酬謝她多年來對他的病體照料，家務操作之勞。他又說自從他太太病後，許多過去從未經手過的家庭瑣務，都自己經手，一切生疏得很。他還問我近來在讀些什麼新書？寫了些什麼文字？我說：「最近由臺灣新生報翻譯出版美國海軍中將梅樂新（Mary Miles）所寫二次大戰時中美合作所美方和戴先生合作的故事。書名叫「另一種戰爭」（Different Kind of War）我認為寫得很好；它的最成功的地方是活畫出一個勇敢、公正、忠實、坦白、誠懇典型的美國軍人的優良氣質和高尚修養。二次大戰期間，美國軍事機構的內部複雜矛盾，也在此有痛心的暴露，客觀的敘述。今日美國內部所以不很調和的種因，以及今日世界所以整個動盪不安的危機所在，也都能在此見其機兆。這是我近來認為讀到最快意的一部好書。至於個人寫作，一是索賸甚繁，靜不下心來；一是學殖不深，寫不出像樣的东西。不過我會經常寫過一篇追念胡宗南先生的短文，

校長要不要看看？

「我是負責胡先生紀念集的編纂者，你可以送給我看看」。趙先生懇懇地回答我。他一直到到大門口，還和我揮手示別。

我總想不到這次趙先生約我去談的重心何在。但只此一見，便成永訣，難道是上帝對於我和趙先生之間人生緣份的有意安排？

第二天，我派人將那篇稿子送去。第三天，是我去電話向趙先生詢送稿子看過後的意見。

「凡是能說真話的文字，一定是好文章」。趙先生一開頭便如此說。「可惜我編的紀念集早已編好，收不進去。我有個朋友王成聖先生在編中外雜誌，要不要將你這篇大作，由我轉送給他

去刊載，也算是一個紀念」。趙先生說話措辭，永遠是那麽誠懇而宛轉。

「謝謝校長的關愛」。我說：「如果校長認為拙文可以見得人的話，就請校長作主好了」。

「就那麼麼辦，有空希望你仍多來談談」。當時，我自然一口允承，可是五月上旬，我去了南部，參加了一項演習，回來後公私架六，心想也不必忙著一時去打擾趙先生。不料即在五月十五日的下午，正在用餐時，接到了另一位老師夫人的電話通知，說是趙先生已在當天早上遠離人世了。

趙先生的聲音笑貌，猶在眼前；趙先生的遺稿手澤，正在手邊。蓋棺論定，趙先生去矣！遺憾。

記得趙先生生前與胡宗南將軍一聯，曾有：「大將威如山鎮重，先生道與日光明」兩語。現在，用來作為趙先生自己一生行誼的寫照，實在最也恰當不過的了。

中外雜誌社

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

本社承各界支持創刊不到兩年，即已暢銷海內外各階層。為答謝讀者愛護，已於五十七年四月十日成立「國外讀者服務部」擴大免費為讀者服務，辦法如後：(一)國外讀者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。(二)國外讀者購書一律按實價計算，折扣歸讀者享有。郵費及其他支出均由實際計算結帳。(三)歡迎海外讀者來函委託指定代辦事項，並寄足鉤支付款項(請開美金或港幣支票)。本報收帳目，除款項負責退回(辦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龍江街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收，英文通訊處為：)

THE KALEIDOSCOPE MONTHLY
No. 108 Lung-Kiang Street
Taipe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編後記

編者

△本刊三卷三期刊登張佛千大風堂讀畫記以來，我們會收到讀者來函及文稿多篇，對張大千之畫及其為人所評論，因與本刊徵文啟事及稿約不符，祇好割愛。最近長江萬里圖在歷史博物館展出以來我們又收到文稿多篇，茲特刊出具有代表性之作品兩篇(汪公紀與包明叔兩先生所撰)以饜讀者。凡站在學術立場以及從純藝術觀點，討論繪畫的文章，今後我們將儘篇幅許可，予以刊登。但涉及個人私德的文章，本刊恕不接受。

△記袁守和先生是勞幹教授為本刊讀者所寫的第一篇文章，勞教授會函本刊編者，允為撰寫讀書生活的回憶，預料在不久的將來，必有佳作寄到，敬請讀者注意。

△王淵女士所撰梁太太在美國，自在三卷六期連載以來已獲得讀者熱烈歡迎，本期「結伴還鄉」一文，寫美國鄉村生活，很是傳神，值得一讀。

△鈕先銘將軍還俗記在本刊連載以來，極獲讀者好評，本期「方還俗凡念又生」較前更為精彩，值得細讀。